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八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八十)

黃宗羲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卷六十九

滄洲諸儒學案表

李燾	子舉	孫鑣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趙范		
趙葵	子潛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宋斌	見上晦翁門人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張洽	子櫟	
	子榿	
廖德明	鄒應博	

熊禾

胡一桂

並希泌講友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劉炳

劉剛中

董銖 見上晦翁門人

程洵

曹彥約

曹彥純

詹體仁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江萬里

陳偉器

父煜

趙介如

汪華 別見雙峯學案

劉南甫

從子 由聖

燕公楠

										古心學侶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傅伯成	子	子								子		
		子								康		
黃灝												
度正											趙景緯	
任希夷												
宋斌												
黃螢												
陳孔碩											子	別見水心學案
祖禱												
父衡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

黃績

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

從子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琮

程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王過

程琪

晏淵

陽枋

陽岳

子恪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韓居仁

方士繇

子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竇澄

衛炳

湯泳	衛翼
劉馥	
李耆壽	
趙綸	
林湜	
父師中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茂之	
沈憫	
張宗說	江埴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李如圭	
郭磊卿	
趙汝談	

潘植								
潘柄	黃績	子仲元						
		鄭獻翁						
	蘇國台							
滕璘	趙雷	子順孫						
滕琪	子鉛	黃智孫	陳櫟			倪士毅		
						朱升		
						程存		
						葉大有		
						吳彬		
						程顯道		
		陳源長	子櫟 見上草窗門人					
		草窗同調						
胡泳	黃輔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	胡淳	
陳駿	子成父	
歐陽謙之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孫調		
李閱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父羽儀		
楊楫		
楊方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	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	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倣		
鄭可學		
許升		
劉炎	王侃	
	王億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士毅	劉鏡	李東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謚	傅誠	黃寅	梁瑒	馮允中	呂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戴蒙	江默	蔡念成	徐寓	林學蒙	黎貴臣	劉孟容	范念德	鄭昭先	杜旂	杜旂	潘友恭	宋之汪	宋之潤

程永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興立

楊驥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

吳必大

劉砥

子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劉礪

王力行

陳紹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吳壽昌	甘節	曾祖道	吳昶	陳文蔚	方誼	張顯父	孫自修	孫自新	孫自任	葉湜	黃義勇	黃義剛	萬人傑
				徐元杰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子采 見上果齋門人			

曹建	
詹淵	
符敍	
童伯羽	
襲蓋卿	
李宗思	
黃學景	
黃幹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廖晉卿	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伯誠	
李周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豫章 三傳	涑水二程四 傳	邱富國	張諒	張復
					晦翁再傳	張貢	張復
						鄭儀孫	張復

滄洲諸儒學案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徧於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燾附子舉 孫鏞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

而名其齋以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沒。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恤。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澇有備。洪洲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稅產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劄爭之。漕司卽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真文忠德秀爲長沙帥。二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諡文定。錄其子舉補下州文學。孫鑣亦登第。方明父暹饒伯輿魯趙忠靖葵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附子櫛 禮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時行社倉法。請於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鄒寇作亂。雲謙案鄒寇。史傳作鄒寇。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隅宮。詢利害。犒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

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有旨。除寶章閣。先生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略。子櫟。榿。賜同進士出身。

梓材謹案。先生諡文憲。見金仁山告王魯齋先生諡文。先生曾孫庭堅序先生春秋三書亦云。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莆田縣。通判潮州。知漳州。除廣西提點刑獄。移江西廣東。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進直煥章閣。除吏部左選郎官。尋奉祠卒。先生初除漳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槎溪集。行世。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

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躒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尙書牟子才，其門人也。雲濠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真西山袁蒙齋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閔潼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修。

梓材謹案：公謹號耘叟，真西山題果齋所書。鄒伯元詩後言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云。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李公晦質輒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磨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略於事而忽於聞性與天道者，亦不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黃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看他不破，未能脫此圈檻也。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

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邦。登淳熙進士。調上饒縣簿。復登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祕書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迂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愆。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敝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蝨賊。比之於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於外。迨時相意。丐休。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諡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雲濠謹案。黎洲學案原本歸文清弟子朱先生元龍於東萊學案。謝山序錄於麗澤諸儒學案。云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於晦翁。爲朱門高弟。數傳而後。如黃文獻諸先生。多稱朱學。則文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爲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燦

劉燦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登乾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連

城令改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某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俄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於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試刑工二部。奏乞絕金歲幣。罷道賀正使。建制置使於歷陽。以援兩淮。進權工部尙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賜諡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梓材謹案。先生爲籍溪高弟。恆軒先主愨之子。真西山爲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授以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磋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

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煥從文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參圖書。

雲濠謹案。先生號睦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揚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於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旣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於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鄉賢有師友問答雲濂案先生所著又有西溪奇語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明及處事卻又模糊何也先生曰祇緣見不明耳若分明如薰猶觸鼻卽聞旨否入口卽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略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尙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間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奈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眞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眞有個仁欲爲義便認眞有個義欲爲禮便認眞有個禮欲爲信便認眞有個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於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月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俛俛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卽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於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八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恁底物。先生曰。此說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靡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於忿激。若能以沖

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願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出思。尊聞行知。奈一日之間。聞而知之者。分數多。尊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爲吾所合。知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拏定要行。若遇行事時。苦於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敢告先生。某向年於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慙然爲問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歟。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敏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實實地。有神相契合。奈何虛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桮檀佛像觀邪。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種穀，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種穀，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癱痿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癱痿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卽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蘊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錄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錄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跪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阻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墨田雲峯山下，易簣屬後人曰：閩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章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

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卽惰慢。忘助兩病。微。一時俱到矣。

錄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內弟。就學於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歸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參道命錄。

文簡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先生彥純合傳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於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於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良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棗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略。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羣盜亦乘間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

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窟其間，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南吉，西逼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患之。朝廷調江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詭降覆出，朝廷患之。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迫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衆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李孟、一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破之，遁入寨，遂圍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厭，不肯出峒。池州牧許俊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間，令友睦圖而殺之。世傳死而諸峒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也。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於朱子者也。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來無一字致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

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儀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繫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旣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爲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閩雖暫。徒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戶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謂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如蝨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末言

宜較邊吏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縈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二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鄴舒知伯益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寒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士蓋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於朱子之門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於朝入爲太常博士攝金部郎官光

宗卽位。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之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絕斷。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潰。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上久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郡人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泄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雲濼案謝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慥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補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濼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續云。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參閱書。

雲濼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簡傅竹隱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間。爲太府寺丞。力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不可目以僞學。又言朋黨之弊。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隳軍政。曰啓邊釁。朝議欲納金人之畔降者。先生言不宜輕棄信誓。中丞鄧友龍劾罷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暇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當共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改權吏部侍郎。俄補郡。八年。召不至。理宗卽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奉內祠。胡夢昱坐論濟王冤狀。貶抗疏力論。不報。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募尸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端平中。謚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修

雲濠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蓮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薦除登聞鼓院。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闕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開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削兩秩。而從其獨闕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

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沒。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於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雲濠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賢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諡。其後周諡元。程諡純。諡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諡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趙清敏與權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黃復齋先生箴

黃箴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 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膚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卽以聖賢自期旣從南軒東萊學後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韡從葉水心遊

國錄吳蠹隱先生仁傑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蠹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於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丞奉郎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

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於晦庵。年二十五卒。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志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文公之門。長從黃勉齋幹。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謂朱屬陽。墨屬陰。以蔭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陸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闈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復大旱。蠲宿逋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傲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真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贅疣諸書。

雲濠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卿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於其中。又築滄洲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濠案江先生見龜山學案。已而受業於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蒙齋之後山屋以節著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道。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儼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錄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鑿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鑿澗先生德與人學於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雲濂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庇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拙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掛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諱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

必正心肅容。以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

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敝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庠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宮三賢祠。槃澗第一。程次之。其一卽先生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珙

程珙。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曇蓮塘先生淵

曇淵。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曇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岳。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蕃。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呂氏。已而徙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爲事。六經皆通。尤長於易。

紹熙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爲學者禍未幾僞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爲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爲詩尤溫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蕃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於建陽文公與黃勉齋手書曰伯蕃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目爲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寶先生從周

寶先生澄合傳

寶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卽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寶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於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於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厠睥睨久之無所得旣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卽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補

庶官湯靜一先生泳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也稱靜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州學者自寶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爲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翼補

劉靜春先生齋

劉黻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於朱子之門。真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若靜坐山中十年。庶幾敢望靜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旣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爲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終不以爲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補

梓材謹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時。請建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靜春。是廬陵劉氏有兩靜春也。

知州李先生耆壽

李耆壽字商公。江陵人也。累官知蓬州。先生嘗學於朱子。又嘗學於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闖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帑緡以給之。斥關候。增棧道。收潰散。次年。會師揀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盜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蓬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尤崇

教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汭。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補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簡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目不忘。年十九。從朱子於富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簡故。召先生兄弟語。曰。遠器也。自上以忠簡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識。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董思明於囚。拔董思明於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胄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槊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先生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壩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先生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并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先生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唇齒也。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援之。而使從間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餉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束馬山谷間。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三十餘里。設伏於隘。中途禽金人之爲侯者。遂拔柵入。燕其酋之臥帳。金人蒼黃奔迸。思明軍士憑高蹴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

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湜父師中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此。時論多之。寧宗卽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事。呂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於是不能安於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補

粹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幾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合傳

應先生茂之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金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入寇力戰死之補

沈先生佃

沈佃字仲莊永嘉人學於朱子精地理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也學於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於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闕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其壻卽江墳也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文公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鶴山稱其密緻而惜其鄭賈之言是信補

正肅郭兌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鄴人余天錫善旣卽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

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諡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云郭磊卿有兌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温州守汝諧之兄也。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於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罹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温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尙書。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釋。優柔不斷。而業遂衰。蓋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祈免。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嘉熙元年卒。景定四年諡文懿。先生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以爲爲古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其爲文章有天巧。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

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先生謂真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植字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閭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於文尤嗜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礱暇則接武林壑間徜徉觴詠怡怡如也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醇安正人嘗著易說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卽有志於道與立之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心心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尙書解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邃薦舉於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

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願可干進乎。復知岷縣。值歲饑。奉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屈。徑從銓曹註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倅隆興。兩爲帥司參議。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三十卷。參姓譜。

縣令滕德章先生琪

滕琪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合肥令。與德粹齊名。同上。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泳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說。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柏先生。桐柏洞源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忠節曾先生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間。由進士累官祕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諡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

聘君章雪崖先生康附門人胡淳

章康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於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訝

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淳字以初。參姑蘇志。

附錄

車玉峯脚氣集曰。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丈淳嘗從之。予每書此句於扇上。

縣丞陳仁齋先生駿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冶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殆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弟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册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

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於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閔祖

李閔祖字守約。光澤人。濱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置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儒。潛使陳孔碩成資以臺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黃勉齋李宏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縣尉李先生壯祖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真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於朱張呂之門。而與廖槎溪黃勉齋陳北溪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於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竈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遷右司郎中。以

考校殿廡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錄

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象山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象山語錄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優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於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中本云與楊方楊簡俱師事朱文公爲高弟時號三楊楊提刑方見後慈湖則

非朱子門人謝山奉臨川帖子云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博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

有過從而違爲著錄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

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列然考黃勉齋記楊恭老敦義堂云

吾與通老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吾與之交相好也則先生嘗受業於朱門矣恭老通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帥蜀。辟機宜。忠定尋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祕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朱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於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幹相友善。真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於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於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參道南源委。

粹材謹案。陳北溪有辯林一之動靜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云。同上附錄。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個道理分明。當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合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功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異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個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個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

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就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昭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婿蒙齋誌趙人擴云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奧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咨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錄二卷

余先生大雅

游先生傲合傳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雲濠案敬仲名傲敬仲其字也一作名敬仲字暹叔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抉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錄一卷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於朱子以稟性下急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義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初先生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之必歸參禪先生以此遂止

許存齋先生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文公來爲簿從遊最早恬澹無欲及文公去任復從遊於建陽及卒文公作文祭之雲濼案閩書先生所著有孟氏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語類多載其問答之語其字順之也朱子爲之序又爲作存齋記云許生升之是先生一名升之也

劉撝堂先生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凜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黃壺山先生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幼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於斯著述甚富

類註儀禮譌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弟。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廬陵簿。秩滿。周公必大餽以詩云。地跨江閩秀氣兼。王成界尺直方廉。撫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遷知萬安縣。黃勉齋以書薦於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耒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案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間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邇。比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

真切於此。則耕叟勉旃。他未有以告也。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履齋。朱子爲書其額。

縣令上官先生諡

上官諡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口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鯁切。一日登對。忽卒於殿下。

黃先生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方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瑒

梁瑒字文叔。邵武人。從遊於朱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又

韓文公語錄澹臺石刻。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學於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敬義性情方術之說，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馮君墓云：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當廣明之亂，以勳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學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父社，居建陽。以尚書護合肥軍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靜警敏，刻勵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於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黃幹、陳淳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闈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於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與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爲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於庭

知州俞先生聞中

俞聞中字夢遠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吳先生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略

黃先生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確實

邱先生珏

邱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興治事暇卽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逐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穀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鄞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簽判銖學先生與簽判子煥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梓材案柳待制貫爲先生孫臨海令墓誌云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遠學雄文望於一時所著書曰海上藹學問益精粹袁絜齋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卽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子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尚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邁有知略自秦隴荆湘達於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於邊事軍謀亦練習淮帥延致幕府先生以祿不及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諫於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參至正四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崗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并於康廬間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迭爲季集彼此規正縣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黃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黃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輝

李輝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賁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於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校行於世參四朝聞見錄

梓材謹案朱子實記著錄姓氏錄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又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入著

謙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先生與水川李先生並質疑義於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潤

宋先生之汪合傳

宋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雙流人與其兄深之之源問學於朱子朱子答書有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於清江劉氏詳見清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於朱子爲江淮宣撫史司幹參會稽續志。

祕閣杜先生旂

杜旂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於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讎參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福。

杜先生旂

杜旡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粹裘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辯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遊朱子之門。遷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參姓譜。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謚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溫厚。官吉州錄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說。謂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黃勉齋又拳拳於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寮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靜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舊從學於子澄。亦嘗學於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爭。朱子答以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案。先生爲公非先生攷之元孫。於靜春爲族子。蓋始學於靜春。而又師朱子者。父龜年朝奉。郎。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尙堅確。參戴氏銑說。

雲濠謹案。真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於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閭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

雲濠謹案。姓譜。先生乾道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堃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於武夷參溫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永奇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繪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錄著有近思續錄字訓續編諸書參
州府志

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
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
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

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個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個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個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個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個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於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個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個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個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感謂識得這個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感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個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篤。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聽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個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心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有個是與不是。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研窮。

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個人。明日也是這個人。

粹材謹案錄語第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祕書林先生至

林至字德久。華亭人。官祕書郎。登朱子之門。著有易稗傳。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一字亨父。新喻人。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問答往復書帖。參新喻縣志。

附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於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雲濠案。福建通志。誤作鉛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參蘭溪縣志。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黼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甌溪人蓋即一人而分載之。

楊先生驥

楊驥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梓材謹案朱子嘗教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參朱子文集。

姜先生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教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聞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終無爲軍教授參台學源流。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先生早事張南軒呂東萊。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間。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釋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敏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黃直卿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藁。同上。

童科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於朱文公。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卻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黃直卿最友善。及禁僞學。志尙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餽贖甚厚。年四十七卒。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先生力行。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其旨趣。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略嘗論張呂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弟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爲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風浴詠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其後爲象山之學者辯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上古有考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說亦過

徵君吳友堂先生昶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僞學禁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說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歙縣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薄進取徵爲郡校書郎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尉

陳文尉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

尙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於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人。朱子弟子。著經說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合傳

孫先生自任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僧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嚮。時論譴之。朱子嘗貽書商榷傳訓。既沒。先生追記池錄一卷。附載朱子語錄。參姓譜。

縣令葉子是先生滉

葉滉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真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亡勑容。其之安仁也。爲政一出於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

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邪？參真西山文集。

堂長黃先生義勇

黃先生義剛合傳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敍所聞曰。先師德言。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冶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卽來受學。旋事文安公於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已而先生見朱子於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於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湊合元晦說話。不相見。以至於死。

梓材謹案一本云先生早卒朱子爲表其墓表中言先生於陸子異同之處陸子門人見而不喜朱陸異同之數蓋亦其一事云。

附錄

曹立之有書於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象山語錄

輅院詹景憲先生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調清江戶曹掾江西俗尙鬻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閱之皆得其情於是環十一府之民有求質於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直官至差監車輅院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先生墓誌云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致

符先生敍

符敍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於象山象山遺傳子淵書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答先生書亦多微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說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童敬義先生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參圖書

正言襲先生蓋卿

襲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錄蓋其所著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於周子靜條亦云襲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間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參讀書工程述語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己果得無一毫滲漏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邊挽回也

梓材謹案臨川蓋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吳臨川郡蘄州謂李周翰

縣丞黃先生學舉

黃學臯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宮對策有曰愚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書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又著評古一冊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需次於家郡守屈置於學以訓諸生參姓譜

學士黃尙質先生幹

黃幹字尙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于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參道南源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季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

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於蘄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蘄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懈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賀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黃勉齋李果齋爲同門友爭朱子綱目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卷七十

滄洲諸儒學案下

宏齋門人劉季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牟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間嘗與忠靖殲金人於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後爲京湖安撫

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諡忠敏參姓譜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諡忠靖子潛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器之聘鄭清之卒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固李敬子弟子也

方連雲先生暹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於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懣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於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

江南西路刑獄爲真西山所薦云。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果齋門人

清忠車存齋先生子才別見鶴山學案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增於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參真文忠集。

梓材謹按學案原底於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後事方子。方子即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巖。事公晦者先生。因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昌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唐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先生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參黃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除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宦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優異內官。寵賚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

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論圩田。衆莫敢決。先生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遂斥去予祠。參王華川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警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又從四明繫齋袁公遊。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予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厲志先生。厲志一作勵志。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纒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清弟子。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補

雲濠謹案。先生宋鄉貢進士。爲文清高第弟子。見宋潛溪所銘先生孫裕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靜齋先生屋

劉屋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父煜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煜始業儒先生少神雋有鋒穎連舉於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尙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旣而坐騰謗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歷遷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尙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

安撫使。度宗卽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雖俯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先生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言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先生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先生四丐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始先生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諡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尙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絕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於從子□□字由聖。號方壺先

生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壅

傅壅字仲珍忠簡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爲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冤獄得實卿以下患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劍州改漳州先是忠簡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徽猷傅先生康

傅康字仲良忠簡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劍發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練熟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袁州直徽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懸雷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

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譴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於赤城桐柏之間採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及服天下之心。彗出於柳。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侍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諡文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星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闢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韓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並見介軒學案

蓮塘門人

進士陽字溪先生枋

陽枋號字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枋材譜案先生銅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陽五世孫有撰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岳

陽岳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枋材譜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靜清同卷爲四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靜清學案。

靜清以上併入是卷。

遠庵家學

方先生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二竇門人

衛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竇兄弟遊。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落不苟。二竇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顧早卒。君子惜之。補

靜一門人

衛先生翼

衛翼字翼之。句容人。從湯靜一遊。卽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真有遠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墳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遍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請田於官以祀之。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於先生。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昭。又

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雷。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鉛

滕鉛。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有源委。注尚書行於世。參姓譜。

洞源門人

黃先生輔別見勉齋學案

監稅李先生仁屋

李仁屋。字載叔。德興人也。直煥章閣駮之子。官鎮江都稅院監。從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清公志其墓曰。載叔來金壇。伯量與偕。載叔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叔斂衽謝。惟謹。平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如載叔者。伯量去。人謂載叔稍自適矣。載叔對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醉。輒醉而安寢。恃以無失。及先生去。吾飲不醉。然其寐也。憂其不能無失。吾敢以離羣索居爲樂也哉。其

初至金壇。得一室。蕭寺中。僅容兩几。廩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也。比憲檄下。令入幕。載叔反以侵官出位爲戒。遲回久之。求益於其友。則載叔之死。豈徒李氏失一佳子弟哉。補歐陽家學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淡軒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信齋門人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堯卿門人

鄉舉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嘗魁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喜之。因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攜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必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願質附子璿

孫願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子璿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尙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參至正四明志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愍徐先生元杰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采見上果齋門人

尙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簽判邱行可先生富國

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雲濠案。道南源委云。登淳祐進士。又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修。

庸齋家學劉李四傳

知府趙冰壺先生潛

趙潛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疴漫筆一卷。參四庫書目提要。

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采弟子。

唐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鰲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秘書丞王世傑弟子。雲濠案。黃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於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遊。世傑則徐文清弟子也。覃思於易。所著有周易互言總論十卷。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傳堂記。

靜齋家學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季

劉應季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棨，登咸淳進士，調建陽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於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於靜齋之門，蓋以緜仲之孫而受學於靜齋者也。

靜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靜深有本。登寶祐進士，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參江西人物志。

月澗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格

陽恪號以齋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晏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參張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靜清師之。見宋史史綱彙傳。然向之述學派者皆以靜清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靜清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美。本開封人也。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郎中。學於小陽先生。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祛破碎。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於慶元嘗周視城渠水脈。疏之淪之。既西至他山。於堰於閘。完故立新。遂無旱澇之患。深寧王尙書序其事。而尤與程敬叔相契。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黃四如先生仲元

黃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績之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閩廣

宜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建招捕司參議。皆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贅翁彥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黃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旣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省之家學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於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旣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而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眞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

習諛之風。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妃。先生言。當念其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者久之。謝堂與其弟。屋皆以戚畹驕橫。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屋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雅重先生。而賈似道方當國。先生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先生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且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先生亦丐去。除吏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卽徵民租。先生爲設法。糴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尙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攝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兼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補

萬菊門人

黃草窗先生智孫

黃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於萬菊滕氏而定字之師也補

梓材謹案汪氏炎昶狀陳定宇行略云後從鄉先生黃公常甫游黃公之學出於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璘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爲萬菊弟子之證亦可知萬菊爲二滕後人蓋卽安仁令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字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生下帷之風參定宇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履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略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合傳

張諒字子京建安人與弟貢學易於邱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鄭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邱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說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吳某率幕屬迎於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劉李五傳

孝子石先生定子

石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鰥子。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愠色者三十年。參兩浙名賢錄。

蟠松門人

國學陳艮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石一鰥。慷慨有志節。子樵。百家記。

雲濼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大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聞孝亭之學。自號閒蟻翁。

文獻黃文貞先生潛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出爲浙江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綬段賜之。

陸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諡曰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右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汗。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佈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大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藁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石氏門人。宋潛溪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著甲諸葛武侯辭。太學內令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楊鐵崖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諡曰文貞先生。

鱣翁同調

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尙書。舉進士不第。退治伊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濼。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豐稜謹案。隱慶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良佐。爲人沈毅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

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於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旣平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養。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兄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草窗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略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雙湖東阜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間。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遣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修

梓材謹案汪氏爲定宇行狀云。其爲學得於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常甫遊。

定字文集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道於治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逸。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篇。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割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於墓。書銜恤二字於扇。蔬食終三年。定字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窗弟子也。補

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字先生櫟。見上草窗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

四卷

犧翁家學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於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百家記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諡忠文。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補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於學貞節性嚴毅教訓甚篤延方先生麟李先生亦於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於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歿先生束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黃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藁參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都事高則誠先生明附弟誠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竊據強留幕下力辭不從臥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參姓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東海趙沆嘗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瞻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烏□黃文獻蓋亦黃氏門人也

復庵門人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見上巖翁家學

徵君胡蔗庵先生澆附門人李思齊徐黼胡太和

胡澆字景雲號蔗庵東陽人與陳樵陳士允從李直方遊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文章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啓其詩似李長吉有元一代作者鹿皮子外惟景雲氏家居授徒李思齊徐黼胡太和皆從之遊生平篤於實行動必以禮言論風采師表一時朱編修廉稱爲隱君子洪武初以薦授史館命已下卒所著有僉鳴集參東陽縣志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爲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戶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爲集註同上

定字門人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字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夥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旣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字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環谷爲之序修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贊不待贅。惟凡例世尙罕傳。學者於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錄之本。謂得於趙公繼清篋翁之子嘉績。始獲披閱。遂節錄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錄。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簡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錦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於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此書朱子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錄以附於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備傳之。苟能相與講習。則朱子繼春秋之筆。煥然以明。其於世教。豈曰小補。

學士朱楓林先生升

程先生存合傳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別有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盜起隱石門。雲濠案。先生明徵爲侍講學士。又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說修

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絨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逮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地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旣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旣極矣。微陰將生。將生

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關。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一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間。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間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於易旁。

註前圖之後云三十六宮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與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晝。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行易以言之。大概約略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八卦納甲圖說。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字之甥。嘗稱其入有悟門。其進有實地。補

吳先生彬

吳彬字仲文定字之甥其問答見定字集補

則誠門人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表

胡大時			
彭龜年	子欽	孫泂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吳獵	子鉉		
游九言	劉宰	黃復	
	王遂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寶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九功	鄭節夫
	周爽	
	趙善佐	
	簡克己	
	吳倫	
	蔣復	
	陳琦	
	鍾如愚	
	張巽	
	父寓	
	王居仁	
	趙方	子范
子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蕭佐	謝用賓	周去非 從子 端朝	蘇權 子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曹集	吳儆	宋剛仲	宋文仲	父信道	曾搏	沈有開	蔣元夫	鍾炤之	梁子強
----	-----	-----------------	-----------------------	----	----	-----	-----	-----	----	-----	-----	-----	-----

李璧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李真		
劉強學		
宋姓	子	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謙		
氏武夷得全 三傳		
二程元城子 文四傳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於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講學蜀中為異耳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巨子胡盤谷當卽先生南軒從學於五峯先生從學於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於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於象山最稱相得云

粹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岷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滓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望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真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壓飭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於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

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腳。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實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

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養。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

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面將一個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

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
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正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於各條之下者。卽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

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天。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足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於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焯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略復鬱林。言於焯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焯乃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六州八縣盡平。磔接於市。膾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焯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焯。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焯上書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焯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并及焯罷之。焯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焯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焯。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激浦令。以焯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焯之義。桂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幾會之未集。馴至於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

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恬然於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於此時間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徹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先生上疏略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卽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祇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輕易快意。尋駁史浩諡。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

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於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諜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宜有儲峙。乃并輸湖南米於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於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簡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招募。明間牒。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侂冑方銳意尅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於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於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慰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

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二千人援郢。以一千三百人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待制京湖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沔灘。又使馬瑾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達。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荆門。張榮敗死於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黃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衛士趙師濟。令往說夔州僞帥祿禧。於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禧。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殷。荆湖人情岌岌。徵先生支柱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夔趨沔。與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諡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卽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尙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

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尙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卽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願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於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閩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於利州。收兌人情皇駭。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歎曰。吾昔守此。正南園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卽

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間論之。落職。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諡文定。恩卹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盍徐察之。有善不啻己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絕。每旦卽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考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於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略。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於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於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諡文清。先生始學於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

稱之號默齋先生參圖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諸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旁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謝山跋攝山游文清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受其學於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錄

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腹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失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斂齋先生爽

周昉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間。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斂齋。

梓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秦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帑。千請無所應。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於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簡先生克己

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南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於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

簿有殺人於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襜有血。掠訊誣伏。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裨署曰羅仲美。乃懸之衢。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耶。先生卽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美資倍於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圍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知興國縣。留衛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衛公憂之。謀於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悅。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附錄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曰。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

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畫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於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於所聞所知。尙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襲蓋卿同學於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考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於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書德爲師。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溪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牒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刑部尙書。俄得

疾進。徹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與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贈太師。諡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歿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於劉靜春。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強

梁子強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補

縣令鍾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宜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敬愛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清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於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巖州。士從之遊者尙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呂成公亦仕巖。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良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於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煥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

進祕書丞。先生不事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於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卽位，先生與於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於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撫以入告。於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彭龜年徐誼曾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銜於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摶父信道

曾摶，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錄

南軒與曾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謫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傲

吳傲初名僞。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秦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諗別。既又以書相勞於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諡文肅。參竹洲集附錄。

雲濂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於南軒門人。程篁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崑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

先生獲受教焉。

知軍曹先生集

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胄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豫賣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歎。望賜旌擢。以爲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歎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洸官賓州。因學於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於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晞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塔。故從五峯胡氏學。而於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於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璧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尙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車。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諡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錄。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闈。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卽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錄

□□□曰。大參薨。背海內褫氣。方其壯年。銳於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於大義無媿。中間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於淹貫古今。臨事商榷。憂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墓

李暉。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悅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於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於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先生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皇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強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於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先生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簡文懿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曰。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諉以分責。尙謹旂哉。然先生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

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諡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諧先生曰。吾子卽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隍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勵。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盛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成都亦以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日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於城外耶。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從蔣氏所藏藁底錄入。

附錄

□□□曰。侍郎疇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置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可謂不媿出處之義者。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巽巖所舊治也。又案時漫堂薦荆門張元簡荆湖機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強學

劉強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旣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豔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僂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翫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於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於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銜附子自適

宋銜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於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蘭邱公。審尤公。袤皆重之。引爲上客。邱公使金。引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鹽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於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次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閒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子自適。字亦佳。補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卽從張呂補。

雲濠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副劉三傳

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尤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譏間諜，戮盜魁，正祀典，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澹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箴一卷，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爲寧都幹辦，累知贛州。蜀逋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寇議事錄，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於南軒學案卷端劄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卽仲誠否。

彭先生法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纔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諡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子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竇文卿兄弟。湯叔永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爲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於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於其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爲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鶻突說過。不知何故。觀先生於默齋稱夫子。於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略其諫史。鄭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卹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吳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前集。而遍求語錄。未有得也。漫塘尙有後集。并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與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諭

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於至善。則妄去矣。如何。回滕主簿。

世間無求於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回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回憚上舍。

世道旣降。中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率意行之。稍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回友。

惟今之士。巧於進而拙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於貨賄。否則喔咻嚙呿。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質齋。

口口口焉。而不口口口無謂去口口而不計後來。贈權深水張佳。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爲事。其守京口。小人識其意。衣敝衣。

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於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於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於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於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於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窺。民不能乘。政說。

石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敍於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過矣。梁縣學記。

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於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錄一條。又爲游默齋附錄一條。王質齋附錄一條。又一條爲黃教授立傳於後。又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錄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塾其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

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臺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顯
顯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卽榮衰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勳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
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助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
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斁之心
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
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歎慕以爲不可及今
議不出此而惟狃目前怫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磨之以爵祿
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
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
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於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
直致其辭者寡輒因敍謝裁具中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
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綠
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
附於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常期不負於陶成惟少殫於

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人之。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凜乎乏爨之憂。況遲之經久之給。諉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間。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直敕臨邊之臣。先爲固圍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況建議者。甫離唇吻之間。而間謀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清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尙書。曰。三京之人。但乘其虛。頌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耶。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梁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若有悟。自是遂絕。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遂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文華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尙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諡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穎叔。西山改爲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富陽曰。穎叔尙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石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奸諛。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於程門。爲穎叔戒。

寶先生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實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乃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萬一涉於疑似之間。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愛者乎。補

附錄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羨。然所持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已。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進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趨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載伯話別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

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於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於蔡行之。於百氏無不通。尤熟於典故。又學於葉水心。又嘗學於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於衢州。已次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於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許聽自便。侂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於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姻。

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於臺。罷先生所居官。於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邊力爭之。於是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於侂冑。再不合於彌遠。三不合於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諡忠文。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胡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於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於目前。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知恥。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志斯道。而例及於衰辱。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